

夜猫集
2020

回魂

以烟雾出走

一夜遇见别的颗粒

混作青云

呈柱头状回归冷门

虚掩

老仆人唤乳名

芭蕉芭蕉

说是少爷回了牌位

这晚雾大，后夜滚雷

雷声滚滚

推了门

以闪电点好下一炷香

芭蕉叶下起雨来

给圣彼得堡的友人

弦乐轻咬我的床边

引脚趾寻找

熟悉的母体

碰响音阶，得以再度入眠

回声在酒袋里颤抖

在红漆下，是你的手指

替我触摸列宁格勒

指向砸琴者

而我从未敢

直到巴尔曼的牙齿尽落

直到黑色的天鹅绒再度塞满

永远年轻的尾音

欲辨已忘言

而新的斯拉夫语

是忘言仍欲辨

但我们享受沉默

在地下室的琴房里对坐

那些弹错的部分

落成深夜里一具具醉倒的身体，有个贵族老人

碎的酒瓶

继续破碎成雪

踩脏成一条小径

在白夜里我们只拥有时间

日光和雪

这条小径

到底通往车站

还是罗马

你搂住我大笑：

只有伏特加从未更名

酒醒的清晨

有一只海燕

坍缩成涅瓦河的瘦鸭

正要起飞

你还朗诵高尔基的诗歌

在暴风雨来临前

我们约定终生为友

云上的一天

云上一天

地上一年

我丢了三百多日

也丢了季风

那里坚冰不许融化成洪水

太阳不许被模仿

唯大意容忍

斑斑的锈迹，留下玉柄

如同云层破出小孔，露出星辰

- 从此许了占卜

如果耐心抚摸每一道卜辞

一道一道

双翼与大地间的划痕

就能拼凑成诗句

用祖先的口音去兑换些

云上的时间

瞻彼日月

从黑夜出发

途中遭逢白昼，无数次晃眼

最后再次抵达黑夜

再也听不见，声音稀薄：

曷云能来？

而我们被雾的重量欺骗着

梦游于茫茫雪地

身体终为器物

层层棺椁

仍蒙上锈迹

就这样深陷覆辙

在无数个楚国

披上一身红漆

在跑道上痛苦轰鸣，死于勾勒：

为了离开季风

离开洪水泛滥

离开大禹

在云上缓缓写下

“已，明。”

皮鞋

我的皮鞋略带新泥
偷渡了远方的种子，气候，还有菌类
沿履痕逆行至家门，“过槛先换鞋”
旧的送还修理
车曰辙，人曰迹

家乡鞋匠且修且造，认得出游子
他手指，身板，目光都瘦长
如皮鞋，穿久了
就留下些皱纹
有了老人的气味，小镇也是
“糟蹋了，”他摸鞋
对于那笔订单，坚持手写，还有小牛皮必须换新
不许后悔，并坚持美洲人跣足
但油墨褪尽
老人味有些冲
连同必然的腐臭
都不许后悔，老鞋匠脾气古怪
鞋和手掌纹路一致

他怀念文艺复兴，但仅仅因为皮鞋质量
脚后跟红肿不去
别忘了祖先们的高跟，在台上醉舞
高台奈何这些新贵们

抑或旧贵的喧嚣

大珠小珠落玉盘

从此禁止高跟，但波尔卡

还是波尔卡

只可惜皮鞋还是皮鞋，鞋匠不挑人

鞋挑脚，

他的墓碑上写着：

新鞋磨脚

疫情时期的爱情

黑夜里

只有秘密听得最清

最伟大的道德

请用手语：

我爱你

关于健康

小心翼翼

我们的健康如同陶瓷

在人群中高高捧起

唯独处时遗忘角落

累积灰尘

我们从未如此谨慎

闭上眼都是梦碎的声音，传染性

其实在说脆弱

梦醒来去角落寻，暗暗亮著

我们的健康是鱼肚白

已经有人在夜裡

为我们擦拭乾淨

好盛今早的露

母亲的食谱

母亲的食谱少了些露

就不新鲜

菜也变得狡猾

难以下咽

露是无辜，还有应季的水果，都烂在地里

无人来摘，我劝着

等到秋天能赶上柿子

也不算枉度一年

柿子该涩了，如果没有手能抚摸柿子

再借柿子抚摸另一双手

柿子甜了，手也甜了

但不是柿子，母亲说

食欲是如此强大

是我们摘下防护的唯一借口

而母亲的食欲

一直在门后犹豫，徘徊，

在空城上盘旋，落不进碗

我们都在保护嘴巴

谁来保护食欲

母亲的食谱还缺了什麼

一家人猜不出
风告诉我
今年的樱花开了
还缺了点粉色

彩色的悼念

我想悼念该是彩色的
再冷的雨
落到地上，都要开出花来
最好是栀子，杜鹃，或金色一片
是油菜

纸被火点燃
花被春天
记得把春天的颜色採撷
蒲公英也凑热闹
一齐放在桥上，等待
——步伐不会因此放缓
但缤纷的思绪
沉淀下来，铺成彩虹
他们走起来脚暖

黑白

父亲是色盲
但眼睛亮，爱看
问著樱花
该和天色一样

今年开的晚，
混著柳絮
父亲又问，街上都是樱花吗
我说连樱花也没
父亲沉默
怪我没说
今年比去年淡些

组诗：雨在石头里坐着

(一)

吃瓜子

葵花籽硬

不爱吃，嘴笨像生铁

磕在心头，蹦，迸，崩

钝响

后来脆，把瓜子剥来吃

堆成金字塔，用太阳烤，葵花的目光

缺了木头，“朽”

连语言也裂了壳，放进嘴里

尝尝是甜，还是苦命

你知道暗号吗

请用另一个暗号来换

你的牙能开门，啣呀一下，带血

咧着一块荒地，井田制的皴

嘴里嚼着的，还能是什么

猩红的旧闻：

你从来不是坏人

舍不得咬你

(二)

一个东西

雨和鞋子是一个东西

眼睛和天空

雨深了

眼睛回到天空

靠着翅膀，那是浮力

浮起一双双小船

大人们都变小

躲进鞋里去

要回到雨里泊着

像一群鸟

天空为大

都回巢

组诗：鬼入梦

(一)

电梯

鬼按电梯

避开一楼，我按

鬼不惧下坠，除非他想

玻璃房裸着眼

像二十年的蝉，树看你

还想下楼，树根踏实

鬼按同一层，笑得像蝉鸣

我又按，缩着触手

得扶好装饰物，随时能脱落的木头

已经死了

鬼看着我，浮着

身子轻

蝉又叫了

(二)

脱轨

车开过站

太快了，轮子滚着

鬼要开门，开一半就关

关了就看我，你还不下车
售票员来说，别慌
脱轨了能接上，车还会更快
红色的车尾，一车都喊，鬼笑
没接上，远了
又歪到外道，连轮子都喊，一车的汗
终于接上了，婴儿啼一声
哭均匀了，于是鼓掌，鬼跳下车
车门开着晃
影子怕被检票
走得急

怕狗

我怕狗，星期六

母亲也怕

恐惧若能遗传

定是通过眼睛，狂哉？

还是星期六

星期天

适合遛星期六

周末的狗

只需一根红绳

从星期天开始

牵好同一只狗

在另一头

蜀犬在血液里吠

星期一

俳句一则

睡眠如深夜的水洼

变深再变浅

渴

请将黄河倒入我的血管

——我渴

学学夸父痛饮

把泪水还给眼睛

把涛声还给湖泊

淡水，只饮淡水

我的静脉

从故土长满全身的紫藤

只饮小河

连同捣衣的泡沫

都是可供饮用的生活

家乡的米酒喝得太快

淡水不够

以咸水解渴

古老文明的后代

五大洋里寻找新的水源

夸父死于河畔

雨季就要来了

谁愿干涸

除了高原上的一个个海子

他们是大海留在故乡的孩子
在雪山融化前
连雨也不喝

但请把雪山也倒入我的血管
——我渴，如同尼罗河也挣扎过

树

绝望是棵树
太阳大的时候
影子就长
像指针
倒数着春光
把年轮又拨了一圈